

唱本

驯马记

赵連甲 許多著

馴 馬 記 (山东快书)

扒 墙 头 (唱 詞)

雪 花 庄 (单 弦)

三十晚上 (辽宁大鼓)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包括四篇曲艺作品。

《馴馬記》是描写一个复員軍人馴服烈馬，保証春耕生产的故事。《扒墙头》歌颂了一对青年革新能手，作品风趣活潑，別具一格。

《雪花庄》描写了一个保持謙虛、不驕不傲的植棉老模范。《三十晚上》歌颂了关心群众生活、因公忘私的农村好干部。

作品的形式有山东快书、唱詞、单弦和辽宁大鼓，适于演唱和当唱本閱讀。

馴 馬 記

赵連甲 許多著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印張·24,000字·印数：1—15,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58·383 定价(5)0.10元

馴馬記（山东快书）

赵 連 甲

車老板儿王老忠，
滿肚子怒火气冲冲。
越想心里越不順，
匆匆走出大馬棚，
一直奔到生产队，
进门就喊：“不公平！”
刘队长摸不清出了什么事，
忙装上一袋“老关东”
“大叔！抽着，有啥意見生不熟
有缺点欢迎多批評。”
王老忠未曾說話长叹气，
又是咳来又是哼：
“队长啊！分配牲口要合理，
为什么讓我去侍弄那匹菊花青？
这畜牲，实在凶，
见了人連扒带咬外带蹬。
算来沒有三天半，
看！我身上的伤痕全都数不清。
依我說，真不如卖掉这匹馬……”
（白）“卖？”
“对！要不然就得拴在槽头閑窩工。”

刘队长这里面带笑：

“大叔，不行啊，现在快要到春耕，

队里的劳力不够用，

牲口少了怎么行？

菊花青是部队支援来的马，

有些活计它不适应。

你老懂技术有经验，

还得多多费心去侍弄。”

老忠说：“算了吧！

队长另去请高明。

誰不知牲口应手出活计，

誰不知超额奖励多分红。

誰願意放着工分不多挣？

誰願意提心吊胆去受刑？”

“大叔！你……”

沒等队长往下讲，

吱扭！門儿响一声。

进来一个黑大个儿，

好家伙！脑袋瓜子挨顶棚。

高鼻梁子大嘴岔，

两只眼睛亮晶晶。

青布棉裤黄棉袄，

狗皮帽子毛烘烘。

站那儿如同半截塔，

一說話，整个屋子直嗡嗡。

誰呀？他是老忠亲生子，

姓王名叫王大鹏。

扛过枪，打过仗，
复员还乡来务农。
生产队里当车老板儿，
工作积极思想红。
他进屋来眉开眼笑闭不上嘴，
闷坏队长和老忠：

（白）“你干啥这么高兴？”

“嘿！部队上支援的那匹马，
群马当中列头名。
使出来能顶上一台拖拉机……”

老忠说：“得得得！别胡说八道乱形容！”
刘队长一旁忍不住笑，
走上前来叫大鹏：

“小伙子！你把马夸得这么好，
可现在有人要卖掉菊花青。”

“什么？卖？谁要卖？
他是糊涂是发疯？”

老忠一旁说了话：

“是我要卖菊花青！”

“爹！您为啥要卖这四马？”

王老忠解开了衣扣露出胸：

“你小子看准再说话，
别不懂装懂充明公。

老头子我活了五十六，
还没见过拖拉机还会咬人还会蹬！”

“爹！菊花青是百里挑一的一匹马，
可不能拿着黄金当生铜。

菊花青在咱队里不听使，
卖给别的生产队也不行呀！
咱还是把原因找一找，
是不是咱管理的方法不适应？
咱不能怕困难图省事儿，
更不能光想超额多分红……”

常言说矮人就怕说短话，
一句话戳疼了王老忠：

“好！算我老眼不识货，
算我侍弄牲口没水平。
算我思想太落后，
算我为私不为公。

你小子大公无私有本领，
把它交给你侍弄！”

“好！我愿用我枣红马换您这匹马，
为生产，为春耕，为了今年好收成，我一定让
菊花青在农业战线立立功。”

刘队长连说：“好好好！

这个意见我赞成。

老忠叔身体不好该休息，
这马就交给你照应。”

老忠说的是气话，
没想把事给闹崩。

他心中暗把大鹏怨：

混小子，楞头青，你是傻呀是聪明？
我只想借此换匹好马用，
你多啥嘴来逞啥能？

这一来背着抱着一样重，
爷儿俩换马，简直是折腾。
心里话怎好当着队长讲，
点头说：“好吧！那咱一块儿到马棚。”
大鹏高高兴兴往外走，
王老忠别别扭扭直嘟囔。
不多时来到牲口圈，
见槽头上拴着这匹菊花青。
嗨！这匹马，高着足有一米六，
长着两米还挂零。
螳螂脖子小脑瓜儿，
竹签耳朵紧支楞。
尾巴挨地来回扫，
两眼一瞪象电灯。
哧哧哧儿，叫几声，
说不出的神气和威风。
大鹏连连夸：“好马！”
身子进了牲口棚。
老忠喊：“别往前面去！
小心它咬着小心它蹬！”
大鹏听见好象没听见，
轻轻靠近菊花青。
菊花青见了王大鹏，
嗨！就好似久别的老友又重逢。
蹄子刨，哧哧儿叫，
扬脖子点头儿象鞠躬。
又是闻，又是蹭，

別提有多么親切和熱情。

王老忠這才鬆了一口氣，

又埋怨起這馬不公平。

大鵬心裡也奇怪：

為什麼這馬對人態度不相同？

見了我爹就撒野，

見了我又聞又蹭又熱情……

猛低頭，看見自己穿的那件黃棉祆，

噢！紙糊的燈籠心裡明：

“爹！菊花青在部隊生活慣，

看樣子和部隊深深有感情。

咱應該學習部隊上好方法，

對牲口不能胡抽亂打瞎戳弄。

人家能把它馴好，

是有科學方法讓它把話聽。

現如今新農業要學新技術，

咱不用科學方法可行不通。”

老忠說：“啥科學？啥技術？

你在老子面前少逞能！

要我說你趕快退回這匹馬，

也省得丟人遭罪白搭工。”

“不！只要你老幫助我，

我一定能馴服這匹菊花青。”

“哼！有工夫我還治傷養病，

誰願和你瞎折騰。

你小子既然不聽老子話，

好，我倒要看看你怎樣去馴服菊花青！”

王老忠一甩胳膊走出去，
回到家扯过被子把头蒙。
身上的伤，肚子里的火儿，
在炕上翻来复去光哼哼！
队员們紛紛来把老忠看，
进屋就夸王大鵬。

这个說：“小伙子侍弄牲口有耐性。”

那个說：“人家侍弄的方法有新发明。”

这个說：“他为公忘私思想好。”

那个說：“是咱学习的好标兵。”

大家越夸大鵬好，

老忠越是不爱听：

“別說啦！咱又不是开評模会，

少談优点行不行？”

这个說：“大叔！別客气，

俺知道，老子好汉儿英雄！”

老忠气得头一摆，

叭噠着烟袋不吭声。

忽听有人說：“大鵬被馬踢伤了腿啦！”

啊！老汉心里一激灵：

“什么？他被馬踢伤腿啦？

他……哼！說他，劝他偏不听么！

初生牛犢不怕虎，

偏拿着竹竿捅馬蜂！”

別看他嘴里說气話，

老汉心里也是疼。

又問道：“他的伤势重不重？

到沒到保健站上請醫生？”

“哈哈……大叔，放心吧！

那小伙子真英雄，

困難沒把他吓倒，

反倒要搬進牲口棚。”

老忠聞听又來了氣：

“好好好！行行行！算他小子禁折騰！”

這一天，晚飯後，

劉隊長來看王老忠。

進屋問：“大叔，傷養的怎麼樣啦？”

說着也談起王大鵬：

“小伙子對牲口照顧得真周到，

知道體貼知道疼。

投師訪友學經驗，

遠村近屯去取經。

菊花青在部隊生活慣，

他就按部隊方法去侍弄。

飲、喂、刷、遛按時做，

睡半夜來起五更。

人、馬相處十幾日，

好象有多年老交情。

到現在他走它能跟着走，

手里都不用牽繩。

头疼的是菊花青就是不上套，

一干活兒胡踢亂‘卷’帶撒瘋。

眼看春耕生產就來到，

咱不能天天光練兵。

你老侍弄牲口有經驗，
欢迎您出馬上陣显神通。”

老忠聞听摆摆手，
脑袋卜楞几卜楞：

“咳，队长啊！人家懂得科学知技术，
用不着我这个老无能。”

“不，大叔！論技术他怎能跟您比，
講經驗哪个不知你老忠？
三十年前就給地主把車赶。”

“哼！說这話，混小子他那时还没降生！”

“我記得，解放前地主死了一匹馬。”

“是因为那年瘟灾鬧得特別凶。”

“可是狗地主硬說是您把馬給毒死。”

“为此事我和他打官司进过三次城。”

“旧社会的衙門不講理。”

“官僚、地主有勾通。”

“罰了您白洋一百块。”

“沒有錢，要我給地主白做三年工。”

“沒吃沒燒再向地主借。”

“利滾利……咳！我一步陷进要命坑。”

“只逼得十岁的大鵬給地主去放馬。”

“只逼得我老伴到城里街上去縫穷。”

“要不是来了共产党。”

“这笔債我永远也还不清。”

“这仇，这恨我們要記住。”

“我好了瘡疤不忘疼。”

“对！就因为大鵬知道过去的仇和恨，

生产上处处按党的話儿去执行。
为了生产队的这匹马，
費尽了心血下苦功。
他是全队好榜样，
队员們哪个不贊成！
你老有这样的好儿子，
难道你老不光荣？
生产上遇到困难事，
咱大家应齐心合力攥成繩。
說一千，道一万，
不能把集体利益脖后扔。
給您！这是大鵬从保健站給您帶的葯，
这是他从城里給您捎来的酒一瓶。
服服葯，活活血，
心一順伤势很快会见輕。
希望您身体早日能恢复好，
还得多多去帮大鵬。”
刘队长說罢回了生产队，
这晚上，王老忠，翻来复去睡不成。
烟叶子一袋接一袋，
好家伙！烟鍋儿全都快燒紅。
想起队长說的話，
有鼓励来有批評。
想起过去受的苦，
鼻子发酸眼圈紅。
想起今天生活好，
心里觉着暖烘烘。

想起和兒子鬧意見，
自己又覺得難為情……
這老漢說不出苦、辣、酸、甜啥滋味兒，
心里邊七上八下亂翻騰。
越思越想越不對勁兒，
披上袄匆匆奔了牲口棚。
他不顧身上傷未好，
他不顧已經夜三更，
他不顧初春天氣冷，
他不顧天黑路難行。
剛剛來到南場院，
老漢忽然腳步停。
聽見噠噠……馬蹄响，
聽見哨！喔！有人聲。
朦朧的月光看得見，
正是大鵬和菊花青。
他牽着青馬來回遛，
還有輛大車場上停。
他正試着把車套，
菊花青腦袋直卜楞。
拽着身子往后掙，
見大鵬緊握韁繩不放鬆。
套了几次沒套上，
在一旁也急壞王老忠。
猛看見大鵬把上衣脫下來，
回手把馬腦袋蒙。
牽着馬又是一通遛，

最后讓馬停在車轅中。

飞快地套上夹板勒肚帶，

菊花青搖頭摆尾四蹄蹬。

老忠一見事不好，

噔噔噔！跑过去抓住馬韁繩。

喊了声：“大鵬！小心点儿！

注意車翻和馬惊！”

“嘿！爹您来的可真是时候，

为这事儿我現在正头疼。

菊花青在部队是騎馬，

套車駕轅这活儿生。

套上車子就要跑，

勒不住来喊不停。

将来只要听口令，

再不用拴在槽头閑窩工。”

老忠說：“大鵬啊！你的想法好是好，

恐怕难馴服这畜牲。”

“爹！在部队它能出操能上課，

能臥倒来能冲锋。

这一些不是生来它就会，

是人家一天一天訓練成。

再一說，最凶的畜牲数老虎，

最笨的畜牲数狗熊，

杂技团能訓練得狗熊学跳舞，

能訓練得老虎走鋼繩。

人家能把狗熊、老虎訓練好，

难道咱就馴服不了菊花青！”

老忠听罢深深受感动，

忽然急中把巧計生：

“大鵬！按照我的老經驗，

有个办法不知灵不灵。”

“有什么办法您只管講。”

“在它腿上拴根繩！”

(白) “拴根繩？”

“它一跑，你一拽，

它跑不了就得停。”

大鵬說：“对！还是你老有經驗，

这一招儿我就沒摸清。”

“光靠这招还不够，

車上的分量也得增。

該装一吨装吨半，

想跑它也跑不成了。”

(白) “对！”

咱不說他爷儿俩怎样苦訓練，

有道是功到自然成。

春耕到，菊花青試車来拉糞，

看熱鬧的圍了个里七外八不透风。

鉄帖轆大車牛皮套，

拉糞的草帘加双层。

滿滿装了一車糞，

好似大船扯起篷。

論載足有三千重，

就套一匹菊花青。

大鵬掄鞭把車赶，

跟車的就是王老忠。
經過多次苦訓練，
這匹馬套車駕轅滿適應。
支楞着耳朵等口令，
讓走它就走，讓停它就停。

一小時拉了整五趟，
打破了往年送糞的老規程。
隊員們高興得鼓起掌，
圍起大鵬和老忠。

這個說：“小伙子，有两下。”

那個說：“不愧你在部隊當過幾年兵。”

這個說：“你為生產隊增添了勞動力。”

那個說：“咱今年是兵強馬壯鬧春耕。”

劉隊長一旁插了話：

“同志們！這功勞也不能忘掉大叔王老忠！”

老忠聞听手一擺：

“算了罷！再說我老臉該臊紅啦！”

王大鵬和老忠，爺兒倆馴服了菊花青，
為春耕生產立下功。

扒 墙 头 (唱詞)

赵 連 甲

老張头，老刘头，
两家就隔着一道小墙头。
世代代好朋友，
最近为姑娘、儿子結下仇。
見面全都不說話，
这个眼一瞪，那个一扭头。
这一天，張老汉越想越生气，
刘老汉越想越别扭。
咋嘹嘹！張老汉撕折小烟袋，
嘩啦啦！刘老汉就把桌子搨。
怒气冲冲往外走，
一齐来到院子里。
隔着墙头开了口，
俩老汉各自述理由：
“老張头！管不管你家的野小子？”
“老刘头！管不管你家的瘋丫头？”
“你小子把我們姑娘来引逗！”
“你姑娘把我們小子勾！”
“鬧的俺姑娘飯都吃不好！”
“鬧的俺小子觉都睡不熟！”
“鬧的俺姑娘队里的活儿沒心做！”